

女篮前瞻：

# 中国女篮能否再现辉煌？

中国女篮将于27日迎来东京奥运会首秀，她们能否在东京再现辉煌？

与澳大利亚、比利时和波多黎各队同在C组，中国队从小组赛开始就步履艰难。目前中国队排名世界第九，不过在奥运会资格赛上，中国队三战全胜，还击败了西班牙队。奥运会只有12支球队参加，分成三个小组，也不存在所谓的“死亡之组”，每个组的对手都非常强大。中国队首要任务是小组出线，然后再看能走多远。

这个小组最强大的澳大利亚排名第二，是2000年到2008年连续三届奥运会银牌得主、2018年世界杯亚军，尽管缺少了核心中锋伊丽莎白·坎贝奇，其整体实力依然高于中国队。中国队主教练许利民也承认：“澳大利亚是世界亚军，是本组最强的队伍，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波多黎各和比利时，尤其是揭幕战对波多黎各，我们必须获胜。”

另外两个对手中，比利时队在过去一年不断提升其世界排名，目前已经是世界第六。2019年女子美职篮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艾玛·米斯曼是其领军人物。

根据赛制，小组赛各组前两名自动获得晋级席位，三个小组中成绩最好的两支第三名队伍也可以进入八强。因此，中国队最大的对手就是波多黎各队，波多黎各队战胜传统强队巴西队获得奥运资格，教练杰拉多·巴蒂斯塔塔征召一批年轻球员加入队伍，从实力上讲中国队略占优势。毕竟，就连国际篮联也承认，这届中国女篮人才济济，李梦、李月汝、韩旭、邵婷、李缘、杨力维……中国队的球员天赋和经验都不缺乏，板凳深度也令人羡慕，只要不惧场，打好自己的比赛，就有希望进军八强。

毫无疑问，美国队依然是夺冠大热门，已经获得连续六届奥运会冠军的美国队过往战绩过于

骄人，说提前锁定金牌也不为过。其队内有宝刀未老的五届元老苏·伯德和戴安娜·陶乐西，西尔维娅·福尔斯仍旧在内线坐镇，年轻“血液”布里安娜·斯图尔特、威尔森都星光灿烂。只要自己不出问题，还没有哪支球队可以撼动美国队的统治。

欧洲冠军塞尔维亚队还不稳定，亚军法国队也在热身赛中磕磕绊绊；西班牙队拥有实力，但最好的结局也就是一块奖牌；加拿大队则非常低调，疫情让人们很难预估她们的真正实力。东道主日本队虽然从2013年至今已经四次夺得亚洲杯冠军，但核心中锋渡嘉敷来梦受伤退出，让日本队创造历史的可能性大大降低。至于韩国和尼日利亚队，最高目标也就是小组出线。

东京奥运会女篮比赛将于7月26日开始，中国队的首场比赛是27日，对手是波多黎各队。

据新华社



## 话剧《开饭！》

### 记录北京人的乡愁

**本报讯** 由黄盈工作室、仙童戏剧、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原创话剧《开饭！》，将于8月5日至8日于首都剧场上演。该剧导演黄盈以多部“新京味”话剧为观众熟知，话剧《开饭！》也是黄盈第50部话剧作品。

《开饭！》整部戏一共包含七幕，从第一幕的1959年，到第七幕的2021年，时间横贯了近70年。观众会随着北京城内一户普通人家的经历，将三代人走过的历程重新回望一番。在他们的家族史里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城市的飞速变化，还有城中人的生息、繁衍、发展。

“既然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吃饱饭了，为什么还要记起过去艰难的岁月？”面对这个问题，导演黄盈以一句简朴的话回应：“做人不能忘本。”“你现在过好了，但是你怎么过好的这件事不应该被忘记，因为被忘记之后就会很麻烦。”

制作人李东表示：“艺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从哪来的？我们怎么来的，我们曾经

怎么生活过的？”他觉得，这是一部适合三代人一起观看的戏剧，也可以作为年轻人送给长辈的一份礼物。“我们已经多久没有一家人凑在一起吃饭了？我们需要一次特殊的饭桌上的‘团圆’，让我们能够追忆家族的往事，一起创造一段美好的回忆。”

十余年来，黄盈搭建了一套自己的“新京味表演”班底，当中的演员多为非职业演员，各自在生活中有自己的职业身份，但因都为土生土长北京人的成长背景，一群人集结在一起，默契，仗义，嬉笑又认真。

此番排演《开饭！》，可称得上是黄盈工作室史上最强阵容的一次“乱打”。“老街坊”“老伙计”们纷纷回归，在七幕戏中排列组合出演了数十个角色。

“七幕戏里，除却四位主角，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角色超过20个，每个人物都不是‘龙套’，都有重要的使命，各自带着历史的痕迹、颜色。他们的登场、离场，就是时代本身。”黄盈说。（午综）

## 奥运看台



### 人剑合一

□本报记者 段西元

奥运会首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开门见“三”，在这三块金牌中，孙一文那枚女子重剑金牌可说“不是意外的意外”。孙一文早已是名将，但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波佩斯库，这场决赛并没有太大的把握。看看夺金后，孙一文的法国外教兴奋地把她背了起来，就知道这枚金牌有多么来之不易。

孙一文和波佩斯库的较量，更像是一场斗智之战。但凡高手对决，斗狠、斗勇的成分其实就很淡了，因为双方不是遭遇战，都在赛场拼搏多年，尽管因为疫情有一年多未见，但彼此的了解还是非常深入的。击剑的大赛决赛，有的时候谨慎有余精彩不足。这场比赛同样如此，第一节一上来，两人就因为都不进攻，被裁判各出示一张黄牌，末节的时候两人也都因此被扣了分。正所谓见招拆招，两位女剑客都在等对方发招，在对方发招一瞬间寻找漏洞。

无论是孙一文，还是波佩斯库，她们娴熟的剑术，让人想起了武侠小说里经常用到一

个词——人剑合一。在结合器械、器材的体育项目中，最可贵的就是让器材与人合为一体。比如我们形容脚下技术优秀的足球明星——球就像粘在他脚下一样。中国人对剑是偏爱的，也许在冷兵器时代的战斗中，刀是更有效的武器，但是在中国古人的眼中，剑代表了一种更高的层次和境界，甚至很多时候代表了正义感。有很多关于剑，脍炙人口的诗句——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；一身转战三千里，一剑曾当百万师；手提三尺龙泉剑，不斩奸邪誓不休。

现代击剑运动起源于欧洲，实际上就是从欧洲的剑术中演化而来。我们在很多欧洲的文艺作品里看到过击剑，比如阿兰德龙的那部著名电影《佐罗》。义侠佐罗凭着自己手中这柄剑，为劳苦百姓做了很多好事。中国击剑名将谭雪，当年就是通过《佐罗》这部电影喜欢上了击剑运动。《王子复仇记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一仆二主》《三个火枪手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中都有击剑

决斗的场面。17、18世纪时，随着火药技术的发展，剑术在欧洲的战争中逐渐淡出，更多成为王公贵族以及骑士们随身携带的“小型武器”，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代表身份的装饰品。到了19世纪，击剑正式成为一项竞技体育运动。与其他很多更为激烈的奥运会项目不同，击剑运动虽然竞技性也很强，也有一些比赛存在争议。但总体来讲，击剑比赛的气氛一般都是比较友好的。法国著名击剑运动员杜克莱有句名言——“没有闷闷不乐的击剑者”。

中国的竞技击剑运动大概是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中国的击剑水平已经相当高了。中国人认识的第一位击剑明星是栾菊杰，1984年奥运会她拿到了金牌，当时她的名字和中国女排是同等分量的。尽管也走过一段时期低谷，但中国击剑从未有过真正意义的沉沦，一代又一代的明星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，也在推广着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。

## 《我们的新生活》：

### 如何讲好小人物故事？

网络电影《我们的新生活》上线。该片由申奥、包贝尔、姚婷婷、卢正雨、张栾执导，通过五个单元故事讲述平凡人物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故事。

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我和我的家乡》相比，影片《我们的新生活》“切口”虽然小了，但不变的还是接地气的表达方式，通过影像化的形式来注解当下的生活。

片中，蔡明、包文婧、杨超越等饰演的众多人物来自不同的行业、不仅浓缩了当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现状，还着重表现了当下普通人的情感，引发观众共鸣。

但是，不同创作取向的导演如何把握各自艺术个性的平衡？不同类型的故事之间如何保持叙事风格的统一？不同的人物如何兼顾情感基调的协调？

《我们的新生活》一方面用共情化叙事手法，如《云上音乐会》中几个孩子追梦音乐

“逃离”家乡看似“离经叛道”实则“合情合理”的叙事模式；也不乏商业类型片矛盾叙事的娴熟应用，如《冷静冷静》中男女主在婚姻关系相处中面对各种鸡毛蒜皮的真情反转，再如《最燃不过夕阳红》里，女主晚年的趣味叙事。多种叙事手法交互作用，让故事的讲述饶有趣味，有效调动了观影的愉悦度。

另一方面是风格化叙事艺术的成功把握，让影片的基调始终较好地控制在质朴深情、温暖奋进的向度上，不仅营造了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生活质感与时代氛围，如城市、乡间、市井的生活景观，智能电器上留存的生活方式，而且呈现了广阔的社会场景与生活容量。众多个性演员的加盟对于叙事的引导作用也起到了不容低估的效用，比如满嘴方言的王迅、浑身笑点的文松、保安扮相的包贝尔。这些角色的精巧设计，令故事饱满有力。

（中新）